

## 那一天，我學會道別

那個一如往常的早晨，晨曦如細碎的金箔，悄悄灑在床頭，光影在眼皮上無聲地流淌，喚醒五官，我在淡淡的木質香氣中，迎來新的一天，踩著輕悄地步伐，走向客廳，享用母親準備的早餐，與母親有說有笑，頓時，手機鈴聲一響，氣氛瞬間安靜起來，一會兒，看向母親，她的臉色無助，眼角早已湧出淚水，我在那時得知了訊息，遠方的親戚已經先走了一步，好像再也不能見了……我至今還是忘不了，那種複雜的情緒。

過幾天，我們一起北上去看他，路途中，每人默默不語，格外的安靜，那時正是跨年，冷颼颼的風貫穿了我的身子，望向前方蜿蜒的山路，一如我心中百轉千迴的思緒，路程左彎右繞；我左思右想，卻想不透，命運為何在不經意間，寫下如此倉促的句點，看向窗外的風景，樹頭上的綠意已隨風而逝，如一場悄然的告別，繁華落盡後，只剩一地無法挽回的荒涼，那時的我還是很錯愕，我有點不相信，心想：「明明還好好的，祢不是說我們下次回去要一起選餐廳，一起吃飯啊，可以回來嗎？為什麼這次不是重逢而是道別？」直到見到了其他親戚一同出現在追思會……才肯相信。

原本下禮拜要去醫院看祢，媽媽跟阿婆討論的那剎那我仍深深地記得。

「公祭明天才開始，今天是家祭。」聽著姨婆說道，正值中午，在湛藍的帳篷下，看著祢的遺像，點上一柱香，微微顫抖地說聲：「我們回來了。」壓抑著情緒，唯獨那雙泛紅的雙眼，成為悲傷的出口，幸好，還有陽光給我一絲暖意，入席而座，吃著午飯，這頓飯也不像一般聚會，氣氛沉重，無盡的思念、淚水都隨著這頓飯，一口口的嚥下，親戚臉上沒有涕泗滂沱地宣洩，並非不痛，而是痛到了深處，將千言萬語揉進了沉默中，飯後，姨婆說著祢的過去「在醫院昏沉了幾天，都叫不醒，隔幾天，又與我有互動，那天祢又躺下了就沒再起來了（哽咽了一下），從醫院回來路程中，刻意經過土地公廟（他生前常來幫忙），今天的廟香火鼎盛，功德圓滿，放心去吧！」姨婆淚水不由自主的流下，在聽她訴說的我不禁鼻酸，在場的親戚也眼眶泛紅。

當天下午，我跟著姨婆走到帳棚下看看，靈堂內的清香繚繞，映入眼簾的是那座精雕細琢的紙房子，華麗而空靈，在燈光下顯得如夢似幻，它是思念的具象化，也是我們為祢準備最後的安居所，在那裡不再有病痛與憂慮，是我們最後的照拂，一對眉目清秀的金童玉女佇立在兩側，像是這場告別中最安靜的侍從，彷彿默默的指引祢走向未知的彼岸，承載我們對祢最後的溫柔與供養，姨婆無放聲痛哭，唯有靜水深流般的思念在隱忍。我試圖屏息收斂，唯獨那雙泛紅迷惘的眼神，洩漏了滿溢出來的不捨……

公祭那天，備極哀榮，我想祢看到應該很開心，大家都回來了。依輩分入席座椅，靈堂下聚集了我沒看過的親戚，氣氛哀戚動人，有的已經哭紅了眼，有的表似平靜其實內心萬濤洶湧，有的還是一無所知的小孩，他看到遺像時脫口而出「舅公的照片為什麼那麼大張。」這句話讓我記憶深刻，當要開始依輩分瞻仰遺容的環節，我心想：「我不要哭，要好好的道別，加油可以的。」到我這個輩分時，躬身致祭時還是崩不住，不斷回想昔日，曾經相處的片刻……再看向兩旁的親屬向我們鞠躬，回座的

路程中，壓抑許久的情緒才得以釋放，沒有嘶聲力竭，只有無盡的思念具象化成了眼淚，流淌而出。

這一次鞠躬是最後一次了。

最後上靈車的那一哩路，法師手持法鈴，清脆的聲響在肅靜空氣中迴盪，家屬撐起墨黑的長傘，擋住外界的喧囂，腳下灑落的紙錢與白花瓣如雪片般紛飛，每一瓣都承載著我們無法言說的思念，在靈車後方點綴這條通往永恆寂寞的長路，大家一起喊出「一路好走」時，內心再激起一洶湧波瀾，感慨萬千，這場最後的遠行在法器聲與漫天飛花中，悄然落幕。

這一次道別是此生緣盡的最後致意。

這大概是今年最大的遺憾，也是心境最亂的一次，還有太多要一起完成的任務，一起的聚會，說不完的話……都要與你分享，為什麼總要覺得時間很多，以後再來，現在我真的明白，時間從不等待；等的只有被你甦醒的記憶與遺憾。珍惜每一次能團圓的機會，珍惜出現在你身旁的每一個人，把握每一個片刻，或許能少一些遺憾。

有些再見是今世最後的道別，希望能盡早習慣這樣的生活，下一世有緣再相見。